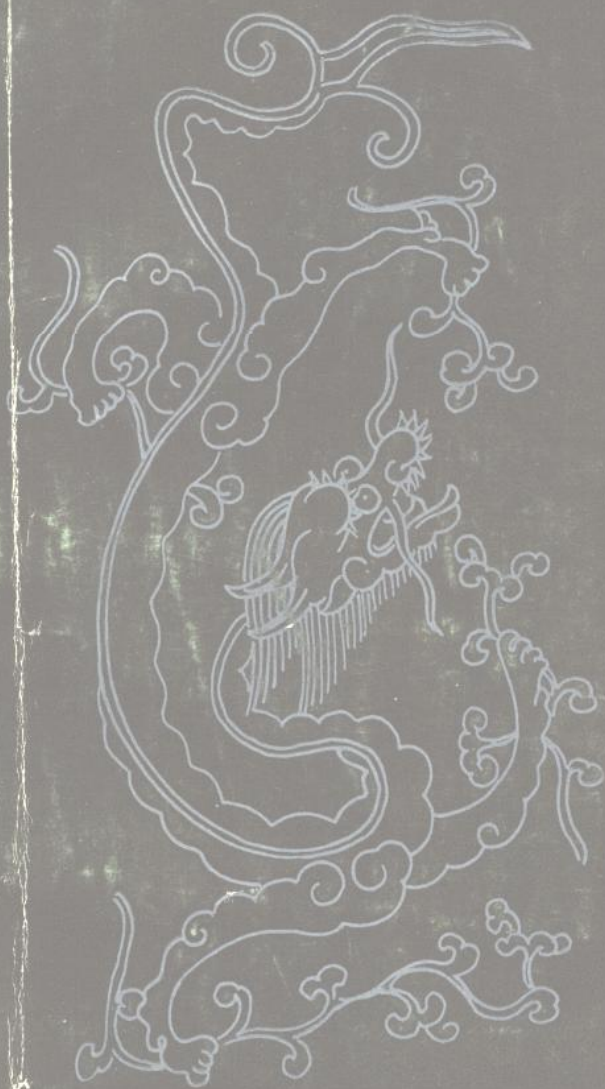


清代名墨談叢



K875.4/2

周
紹
良
著

清
代
名
墨
談
叢

孫
初
題
卷



封面题字：赵朴初
书籍装帧：仇德虎
责任编辑：张启亚 沈玉成

清代名墨谈丛

周绍良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开 印张：9

统一书号：7068·906 定价：2.60元

作书绘画，墨是不可少的东西，而佳墨不易得，所以历来为人宝贵，遇上好的就要多存一些以备。起初藏是为了用，但随着墨的越做越精，本身就变成了艺术品，变成了收藏对象的文物，于是遂有藏墨这桩事，有记藏墨的著作。

记墨的书始于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里的《墨谱》一卷、李孝美《墨谱》、晁说之（一说是其弟贯之）《墨经》，以及何薳《春渚记闻》里面的记墨部分都是。但这些书的内容往往涉及墨的各方面，如墨的历史，制造的方法，制墨名家的事迹，墨的名目、制作和其他有关的故实，并不限于记载墨的本身，更不是专谈藏墨的。到了元朝张寿《畴斋墨谱》（作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见吴昌绶《十六家墨说》）和陆友的《墨史》才侧重记载历代制墨家和他们所制的墨，但尚不是专门记载藏墨的著作。如张寿就记载他的朋友杨好谦请他试墨数十笏的事，可见还是把墨主要作为写字的工具而不是供收藏的文物。再后到了明代，如书家邢侗好墨，《十六家墨说》里刻有他的《墨谭》和《墨记》，记载了他自己所藏和见闻所及的墨。他的墨有的是藏而不用的，如罗小华署有辛亥年号的墨，据说“弹之铿铿作金石声，色理闇然，钻之弥坚，即烦博浪一击，不能骤碎，然亦不欲研磨。宝若躯命，再三十余年，拟作河间圻中殉，不复

令从世代间磨人”（见《十六家墨说》上卷十一页）。同时他也记载了磨试程君房墨的经验。先试的是《妙品》和《重玄》，说它们“入目色泽无异时工，磨而试之，勃然五色云起凤池之上，坚而能润，黝而有光。余求所谓舐笔不胶，入纸不晕，今始见之”（同上十五页）。后来知道“妙品”尚是程墨的下乘，他就又试“寥天一”（或“非烟”），“旋洗端砚，注水涓滴，试磨一线。紫烟上浮，神王气清，精光射目。其视‘重玄妙品’迥出天渊”（同上十六页）。可见他对墨也还是既藏也磨的，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墨纯粹当作收藏对象来对待。此外明人项元汴《蕉窗九录》里有《墨录》，麻三衡《墨志》里有“系氏”一篇记载墨工姓名，“稽式”一篇记载墨的名目，然而也都还不是专记藏墨之作。

专门记载藏墨的书起于明末清初万寿祺（字年少，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墨表》。此书分为四卷。第一卷是表中所记各墨的总论。第二卷列举表中各墨的朝代、制家、名目等等，是一篇总目录。第三卷是这个表的中心内容，在这里对每一块墨都从正、背、左、右、式五个方面将墨的各个侧面的铭文、花纹，和整体的式样记载得十分具体，明显地这已是将墨作为玩赏收藏的文物来对待的了。第四卷是古今墨论，所收的是历代关于墨的记载，属于掌故性质。

万寿祺《墨表》之后，到了清康熙年间，有关藏墨的专著就多了起来。最早是张仁熙（长人）于康熙九年（1670）记载宋桢（牧仲）收藏和他送给宋的墨的《雪堂墨品》。关于这件事，他在《墨品》后面有一段记载：

昔苏子瞻在黄于雪堂试墨三十六丸，检其佳者合为一

品，名曰“雪堂义墨”。歙人吴叔大遂仿其意作义墨三十六丸。虽不免时制，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犹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旧墨赠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并遗使君贮之，亦雪堂遗意也。

在《雪堂墨品》之后，宋牧仲又在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和庚寅（四十九年、1710）两年自己撰写了《漫堂墨品》和《漫堂续墨品》以记载他续得的旧墨。这三种墨品里除了记载墨的名目年代、铭记、花纹、样式，宋氏所著的两种还记了重量之外，也往往谈到有关的掌故、授受渊源等等，大有黄尧圃书跋的风味。

张、宋之后，清代记藏墨的著作，还有刻在吴昌绶《十六家墨说》里的孙炯的《砚山斋墨谱》、汪绍焯（炽南）的《纪墨小言》（雍正六年戊申、1728）、邱学勛的《百十二家墨录》（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借轩居士的《借轩墨存》（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和徐康的《前尘梦影录》（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里有关墨的部分等，都是记藏墨的专作，体例略同这三种墨品，此外还有颜崇榘的《摩墨亭墨考》（约成书于乾隆年间，只存钞本）里面也是关于藏墨家和墨的记载。

民国以后记藏墨的书，我所见到的有吴隐根据郭恩嘉藏墨编的《知白斋墨谱》（有图无文字记录，民国九年庚申、1920）、袁励準的《中舟藏墨录》（包括《鬱华阁藏墨品》和《恐高寒斋藏墨品》，在陶湘〔兰泉〕所辑印的《涉园墨萃》中）和张颐的《意园墨录》（1940年庚辰存稿本）、寿铤（石工）的《玄尚精庐墨录》和《重玄琐记》（均稿本）、张子高的《墨苑杂说》（1948年在天津《民国日报》上连载，未辑成

专书）。解放以后有张子高、叶遐庵、张絅伯、尹润生的《四家藏墨图录》（1975年私人印本）、张絅伯的《千笏居藏墨录》（稿本数十册，未印行）。上述诸作其范围之广，记载之详尽，考证之精确，往往突过前人，可谓后来居上。

《知白斋墨谱》、《中舟藏墨录》和《四家藏墨图录》都附有墨的拓片，这是以前著作所不及的地方。当然明人著作如程君房《墨苑》、方于鲁《墨谱》、方澹玄《墨海》和清人著作如汪近圣《鉴古斋墨菴》也有木刻的插图，但这些书都是制墨家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的，和藏墨家记载藏品的书性质有所不同。所以可以说有文有图是近代墨录的一优点。

这本《清代名墨丛谈》所记各墨也附有拓片，称得起图文并茂。谈到的墨都是作者自藏或者亲见的清代墨。自来讲墨多喜欢谈明墨，犹如讲藏书多喜欢谈宋元本，其实时至今日，明墨传世的已如凤毛麟角，就是偶然碰见，价格也使人难以问津，搜罗起来是极不容易的。而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造墨名家辈出，其中精品绝不下于明墨，况且传下来的东西也较多，花上一定的工夫就可以很有收获，所以近二三十年来喜欢藏墨的人大部或主要注意力都是放在清朝墨上的，本书作者也是如此。

清代墨以徽墨为最著名，安徽产墨的中心是徽州府的歙县、休宁、婺源三县。歙县造墨的名家有程公瑜、吴守默、程正路、曹素功、汪近圣、程一卿、程怡甫、方密庵、汪节庵、方振鲁、江希古、汪希古等家。休宁有叶玄卿、叶元英、汪时茂、汪次侯、吴吴生，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叶拱辉、汪启茂、汪斗山、王尧章、汪采章、胡开文等家。婺源墨家姓詹的最多，著名的有詹云鹏、詹致和、詹衡襄、詹彩臣、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侔三、詹达三、詹子云等。此外还有

余子上、余福从、余方也、程靖友、程秀夫、王晋卿、查亨吉、查森山等也是婺源县的墨家。

上述三县在清代同属徽州一府，也都是制墨的中心，但产品有各自独特的风格。歙县造墨名气最大，那里的典型产品的特色是隽雅大方，烟细胶清，使用的香料、装墨的匣子也十分讲究。如汪节庵的墨常贮以饰有彩色花卉的黑漆匣，十分精美，他的墨还有独特的香味，这种高标准的风貌是和服务的对象分不开的。从清初以来，地方官献给皇帝的贡墨，大多出自歙县的墨肆。如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徐元梦贡墨“太平清玩”就是曹素功的孙子曹定远造的。康熙《耕织图》墨有汪希古、江希古制的二种，都是歙县产品；较后，乾隆年间则有汪近圣的儿子汪唯高制的。汪由敦进的“三希堂”御墨也是曹素功制造，黄钺进的“三希堂”墨两种则是方密庵制的等等。此外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自用墨也往往出自歙县墨工之手。例如酷好藏墨的宋肇（牧仲）的“沧浪亭墨”是吴守默制。书家刘墉（石庵）“如石”墨是程怡甫尺木堂制，梁同书（山舟）的“万杵膏”是汪节庵制。鸦片战争时同林则徐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者的邓廷桢的“道光癸巳夏日嶰筠制”墨也是汪节庵制。程一卿自己是经学家又兼经营墨业，所制的“礼堂写六经墨”更是文人自用墨中的精品了。所以如此，是因为安徽巡抚每年要向皇帝贡三次墨，而这项差事照例由歙县办理^①，这自然要刺激歙县造墨业的发展。此外歙县的墨商又有些长袖善舞的人如曹素功，他是同官府和文人名士来往密切的，从他自刻的宣传品《曹氏墨林》里的题咏可以看出。稍后于曹的有汪

^① 见民国本《歙县志》卷三《食货志·贡品》。

近圣，他的儿子汪唯高于乾隆六年辛酉（1741）被召到北京在宫廷里“教习制墨”，造成十函，于乾隆七年壬戌（1742）

“进呈御览，俱皆称旨”。其后又叫他再造十函，到乾隆八年癸亥（1743）二月造成后，才送他回南^①。汪家同皇帝有过一段关系，当然名气大振，交往的自然也多是上层人物，这从《鉴古斋墨薮》里的题咏上可以看得出来。较后的汪节庵为私家造墨更多，他为金松崖造的“清歙阁拓碑墨”，为康兰皋造的“仙露明珠”等墨都是精品，著名的袁随园、汪心农制墨多半也出自他之手。清代的文人自制墨，大多数是由歙县造墨家代造的，贡墨又是由歙县包办的，要合乎皇帝和达官名士的要求，自然要具有制作质地好、式样文雅大方、装潢精美这些特点了。

休宁墨的特点是华丽精致，多饰以金银彩色，往往用漆皮，尤多套墨，造成各种式样，实际上已成为用墨为材料塑造出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典型的如“龙宾十友”，十笏一盒，把墨塑造成或在墨上刻出琴、砚、纸、笔、镇纸、臂搁、竹筒、剑、文石、书等形状，饰以金银青绿，绚丽多彩，休宁各造墨家多有制作。又如琴墨，九笏一套，贮在琴式髹彩漆盒里，造成各种式样的古琴，吴吴生、胡星聚、王丽文都有这种墨。此外还有“五经笥”、“松滋十友”等也都是类似的套墨。休宁墨在清咸丰、同治之前胡开文尚未风行时，很少有贡墨和文人自用墨。休宁贡墨少应当是因为制贡墨的差事为歙县所垄断，可是自用墨为什么也少见，对此尚找不到确切的解释。但多年来

① 见汪氏《鉴古斋墨薮》，乾隆十三年明诚（恕斋）：“汪近圣墨序”。

《墨薮》在陶湘《涉园墨萃》里有影印本。

在北京出现的休宁墨中不经见之品往往来自山西，因此同好之中就有一种揣测，认为清代山西票号多，富商大贾想附庸风雅，搞点文玩，休宁风格的墨雅俗共赏正好合他们的口味，而歙县墨那种隽雅大方的风格，他们则未必能欣赏，因此他们就成为休宁墨的主顾。由这里推论下去，休宁墨可能多数风行于多财好事而没有多少墨水的那些人之间。此说如能成立，那么休宁墨风格的形成也是和服务对象有关的了。

婺源墨的绝大多数是为了给一般老百姓和小知识分子使用的，所以它们的特点可以说是“朴实少文”，是平民化的东西。乾隆三十六年（1771）刘大櫆等人合纂的《歙县志》卷六《食货志》里有下面一段记载：

墨虽独工于歙，而点烟于婺源，捣制于绩溪人之手，歙唯监造精研而已。

这里所说的“点烟”是指的把松木或桐油烧成制墨主要原料的“松烟”或“油烟”。既然婺源是产原料的地方，价格必然比较便宜，因而小规模制墨作坊就还有利可图。从文字记载和现存实物上来计算一下，婺源的墨铺大约在一百以上，仅詹氏一姓就有八十多家，而詹大有一家就有乾行氏、真瑞氏、小竹氏、少竹氏、允成氏、成记、文星氏、悦庭氏这些分支，可见其小而分散。但他们在数目上远远超过歙县或休宁造墨家，在徽墨之中也是一大派别。

婺源墨既不能象歙县那样隽雅大方，又不能象休宁墨那样精致绚丽，从墨的质地上说也赶不上那两地产品的烟细胶清，但并不能说婺源墨就都是不行的。如明末清初的詹云鹏“金盘露”墨就曾入选《雪堂墨品》，质量想不会差，而传世的云鹏制墨也有很精的。詹衡襄墨如“凤鸣岗”、“腾蛟凤”都为收

藏家所重。詹侔三墨不多见，作者曾磨试过他所制的“海鹤添筹”小锭，足当得起烟细胶清的评语。比较多见的詹方寰“青麟髓”墨质也好。詹氏以外的婺源墨家，如余福从、余子上也有好墨。当然就其绝大多数而言，婺源墨因为是普及品，所以比较粗糙。可是也正因为是普及品，因之更为群众所接受，况且婺源墨肆甚多，所以有关婺源墨的资料也是研究造墨史所不可缺少的。

从婺源墨的名目上，可以看到它面向普通群众特点。婺源制的贡墨、御墨极少，我只见过乾隆庚申年（五年、1740）詹成圭玉映堂为钦差内务府郎中苏赫訥制的“御墨”一种。文人制墨出自婺源墨家的也少见，倒是如徐康所说^①詹姓墨铺以旧模制的墨中有许多是文人墨，用袁随园为名人制墨的模子仿制的尤多，这当然都不是真正的文人自用墨。另一方面，婺源墨往往以“御赐金莲”、“龙门”、“虎溪三笑”、“壶中日月”、“八仙庆寿”、“八蛮进宝”，以至《西厢记》^②来作墨名，这些都是具有民间艺术特点为一般群众所喜爱的主题，反映在婺源墨上可以说明它们的服务对象是谁，象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这些主要为达官名士服务的歙县名墨铺就不屑采用这些近乎“俗”的主题了。

乾隆三十六年的《歙县志》中《食货志》记载说，墨可以分为三种，即：文人自怡、好事精鉴、市斋名世。第一种指的是文人自制墨，很好区别。第三种指的是墨肆造了作为商品出售的墨。在这段记载中列举了程君房“玄元灵气”、方于鲁

① 见《前尘梦影录》卷上。

② 曾见查森山制《西厢记·惊艳》一小笏，一面是曲文，一面是图。

“青麟髓”、吴叔大“天琛”、汪桑林（按即汪鸿渐）“玄虬脂”、程公瑜“卿云露”、程正路“悟雪”（按“悟雪”是斋名，并非墨名）、程凤池“世宝”以及曹素功“紫玉光”等为例。这些墨大多还有传品，也好区别。唯独第二种好象指的是由称不上文人的私人制的质量精良的墨。为这类墨举的例有罗小华“临池志逸”和吴珍鲁“众妙斋”。罗小华是权相门客，造墨虽精，想是不能列入“文人”之列，称之为好事之徒，是可以理解的。吴珍鲁其人不知名，十数年前琉璃厂曾出现“众妙斋制”大圆墨，饰金髹彩，不愧“精鉴”。但这类墨并不总是易于区分的。《歙县志》里的这段记载最后说：“而方密庵之‘古瑜麋’，程一卿之‘礼堂写经墨’则又所谓精鉴而自怡者矣。”看来这也是在不易区分下的区分方法吧？

墨的这种分类法对近代藏墨很有影响。已故藏墨大家张子高专搜“文人自娱”之墨，张絅伯则专搜“市斋名世”之墨而兼及其他类的精品。寿石工一生搜罗最勤，所得亦多，从他的《玄尚精庐墨录》的记载上看来他是只收精品而不侧重哪一类。尹润生兄见闻最广，赏鉴极精，收墨不拘一格，然非至精之品不留。绍良另辟途径，二十多年来集中搜罗清代具有年款的墨，并用余力旁及其他种类，收藏既富，考证甚勤，有所得往往记以短文。藏善本书者常给书作跋，他这本《丛谈》大可以称作墨跋，里面多第一手材料和独到的见解，对好墨者有很大参考价值。我还希望他能给清代纪年墨写一本专书，对文物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周 珏 良

1979年3月于北京西郊

01-2/1

目 录

一	程凤池墨	(1)
二	曹定远墨	(4)
三	程正路墨	(7)
四	王丽文墨	(10)
五	朱一涵墨	(13)
六	叶公侣墨	(16)
七	吴天章墨	(18)
八	程一卿墨	(20)
九	程后村墨 (一)	(25)
一〇	程后村墨 (二)	(28)
一一	程音田墨	(30)
一二	程怡甫墨	(33)
一三	潘怡和墨	(36)
一四	汪次侯墨	(39)
一五	吴尹友墨	(41)
一六	洪汉东墨	(44)
一七	吴舜华墨 (一)	(48)
一八	吴舜华墨 (二)	(51)
一九	吴舜华墨 (三)	(53)
二〇	吴太占墨	(56)
二一	汪斗山墨	(59)
二二	詹振升墨	(62)

二三	詹鸣岐墨	(64)
二四	詹成圭墨 (一)	(66)
二五	詹成圭墨 (二)	(69)
二六	詹从先墨	(72)
二七	詹应甲墨	(75)
二八	詹正元墨	(77)
二九	詹子云墨	(79)
三〇	詹方寰墨	(82)
三一	詹有乾墨	(85)
三二	胡学文墨	(87)
三三	高永有墨	(90)
三四	康熙、乾隆、道光三朝“御用”墨	(92)
三五	再和墨	(95)
三六	阮元墨	(100)
三七	三韩龙门氏墨	(103)
三八	马元墨	(107)
三九	周亮工墨	(109)
四〇	林云铭墨	(112)
四一	龚蕃锡墨	(115)
四二	曹鼎望墨	(117)
四三	曹钤墨	(121)
四四	梁清标墨	(124)
四五	刘源墨 (一)	(127)
四六	刘源墨 (二)	(130)
四七	靳治荆墨 (一)	(133)
四八	靳治荆墨 (二)	(136)

四九	宋萃墨 (一)		(140)
五〇	宋萃墨 (二)		(144)
五一	宋萃墨 (三)		(147)
五二	程次张墨		(151)
五三	张绶墨		(153)
五四	佩文斋墨		(155)
五五	曹寅墨		(158)
五六	程增墨		(161)
五七	张榕端墨		(163)
五八	蒋国祚墨		(166)
五九	郎廷极墨		(169)
六〇	王度昭墨		(172)
六一	王之枢墨		(174)
六二	白潢墨		(176)
六三	谢履厚墨 (一)		(178)
六四	谢履厚墨 (二)		(181)
六五	“嵩呼万岁”墨		(184)
六六	“陆舫清赏”墨		(186)
六七	范时绎墨		(188)
六八	李宗典墨		(191)
六九	张廷玉墨		(193)
七〇	纪昀墨		(195)
七一	福祿墨		(198)
七二	叶天赐墨		(200)
七三	王亶望墨		(203)
七四	梁同书墨		(205)

七五	江德量墨	(208)
七六	“金涂塔”墨	(211)
七七	黄易墨	(214)
七八	刘墉墨	(216)
七九	铁保墨	(219)
八〇	王芑孙墨	(222)
八一	屠倬墨	(224)
八二	陈鸿寿墨	(226)
八三	吴家鳌墨	(228)
八四	长喜墨	(230)
八五	邓廷桢墨	(232)
八六	赵宗建墨	(234)
八七	杨沂孙墨	(237)
八八	柯铭墨	(240)
八九	杜文澜墨	(242)
九〇	胡澍、赵之谦墨	(243)
九一	尹耕云墨	(246)
九二	祁世长墨	(248)
九三	聂士成墨	(251)
九四	谭献墨	(253)
九五	吴大澂墨	(256)
九六	知白斋墨	(259)
九七	俞樾墨	(263)
九八	黄士陵墨	(265)
九九	李国松墨	(268)
一〇〇	宋灿墨	(270)

一·程凤池墨

程凤池制“千岁芝”一笏，长条形，略带椭圆；正面额间一珠，中间楷书阳识“千岁芝”三字，下钐篆文小印：“晖”、“凤池珍赏”；背楷书阳识二行，文作“根蟠灵窟云气蒸，叶奋鳞兮势欲升，谁其服之仙作朋。天都程凤池撰”。下钐篆文“晖吉”二字印。外以锦袱包之。制作精美，质坚烟润，真墨中上品。

此程凤池“千岁芝”套墨之失群者，原武林许氏藏，共两笏，另一笏形制全同，铭文各异，印记仅有程凤池款而无“晖吉”。被人拆售，后归故宫博物院。估计全份套墨当是八笏为一函。

过去曾见曹尔堪《墨赞》一纸，文云：

余童时就傅，检案头喻麋，知歛有程公凤池，今日之奚廷珪也。自通籍后，读书馆中，试诸家墨，亦惟凤池为尤良。偶过新安，其令子赞仲、季孙晖吉，学优于才。

